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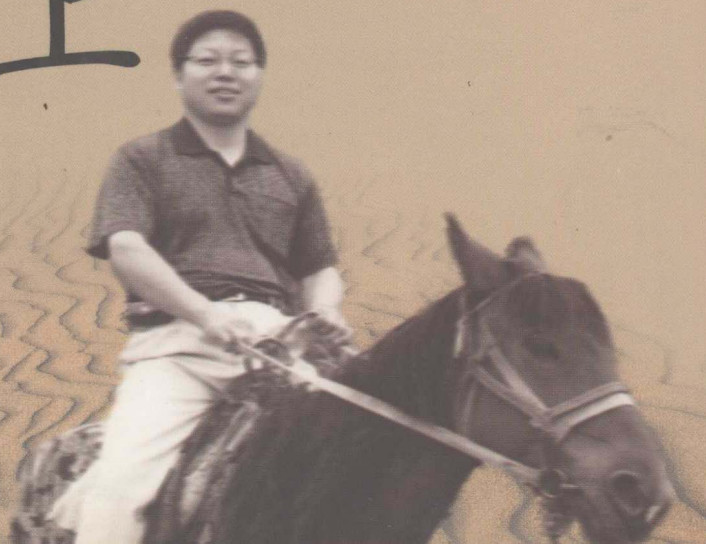
新疆人民出版社

去

帕米尔

的路上

尚崇龙
著



去

帕米尔

路上的
上

尚崇龙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去帕米尔的路上/尚崇龙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6

ISBN 7-228-08864-6

I.去... II.尚...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8804 号

去帕米尔的路上

尚崇龙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新疆工人时报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8.625 200 千字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228-08864-6 定价:18.00 元

序

傅查新昌

初读尚崇龙的散文,是在十年前我在某报当副刊编辑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其风格颇类贾平凹早期的《爱的踪迹》,都写陕西农村,因离乡而生思恋,字里行间都洋溢着特别忧伤的时代特征。后来,我们相识并一同调进一家报社,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思想交流,用老话说,就是所谓的“世界观”。

在文学方面,我对他始终无可奈何。如果他的表达是独一无二的,或是独特的,那么它必定是自满自足的,没有任何嚣张的意图,因为它必定是有能力自我发展的。作为一个外省人,他一直以“外来视野”寻找着一种独特的写作背景和文化领域,所以他是清醒的,没有陷入“现代的迷惘”,只为爱、为美、为自由、为心智的完善,很幸运地进行着写作。

从文化学和地理学角度阅读他的作品,你会感到非常的新鲜。从文学理论上讲,他的散文谈不上有什么新奇,没有天马行空的叙述,浪漫奇特的想象,也没有开拓散文的新的空间,或创造了崭新的散文形式,成为我们不可多得的参照,而我赞成他的一种观点:“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其本身就具有价值。”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对不了解新疆的人来说,也许更有趣,更好看,也更动人。有一篇写得很不错的《中巴边界》,贴在“榕树下”网站后,每天的点击率超过了2000多人次,这当然纯属审美的主观局限,并无猎奇或浪漫,况且我自己也觉得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存在一样单纯。

我在这块土地上出生,我属于这块土地,但我们除了捍卫自己的内心存在之外,没有其他的生命体验。而尚崇龙呢,站在地域主义者的共享空间,没有诽谤什么,也没有丑化什么,只是用外省人的良心感受,以及记者的观察和体悟,理解着新疆这块土地,他的语言是温和的,也是最深刻的,这种深刻不是指它直击人心,或充满哲思,而是指敲响了他自己的本质,它们和新疆的名胜古迹一样,都可能留在我们心里。

他的“新疆系列散文”,几乎每篇都写了他的亲身经历,写得真实动人。我的一些外国朋友从网上读到他的作品后,都发电子邮件对我说,他们读着小尚的作品,仿佛在辽阔的新疆自由地行走,从额尔齐斯河到伊宁的斯大林大街,从喀什噶尔到魔鬼城,都给人一种彻底的真实感,让人分享新疆所拥有的蒙古草原、维吾尔绿洲、哈萨克牧区、锡伯人家,以及分布于天山南北的沙漠、湖泊、森林、遗址、公路、雪山、古墙、断桥等等。这样的写作,这样的耐心,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也不是他们用自吹自擂的学术名词,兴致勃勃地,挤到人群里吹牛聊天,就能悻悻地写出——中亚与新疆历史文化、地理学、古代交通和考古、伊斯兰教和佛教研究、建筑学、以及绘画和摄影等许多专业领域的小书,或借一些现成的文史资料,东拼一句,西抄一段,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满足于混沌是非的奢想。恰恰相反,尚崇龙拒绝灰色,晦涩,难懂,他的文字,出于他本意的渴望,以纪实的感动,尤其是对新疆,他有一种自警和约束,也就是说,他考虑到了写作中可能出现的、大肆展览个人隐私的风潮,所以他预先制定了一个写作原则,尽量防止自己的滥用机会和自我吹嘘,而且做到与他人的区别。因此,他对新疆的理解,从不绷紧脸、蔑视他人、淡泊名利开始,以一如既往的音容笑貌,写作的态度和情怀,表达着追求真实的心曲。

对尚崇龙来说，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他和不少同龄人不一样，只顾写自己的，默默无闻地，以坦诚、直截了当、准确的纪实话语，在特定的语境中，实现着自我的高贵，维护着文学的尊严。他不喜欢掩饰困难，甚至把童年的耻辱，令人窒息的“阶级斗争”，以及与生俱来的内心苍白，都暴露无遗。这样直抒胸臆的写作多快活啊，随手拈来的感情碎片，都隐匿着追求自由、浪漫和意义的过程。如今的文学创作，好像游戏人生，时而像游泳，又如溺水；时而又像身体表演，渴望未来的大名人，横空出世，或呱呱坠地，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云。对精神的追求，日暮途穷般与行为相克，变得令人浑身不舒服，情感与选择，互相嘲笑，而心的梦和现实人生，像一对比翼飞翔的影子。对文学作品，公正地判断真伪实在太多了：生计、欺骗、欲望、友情吹捧、过度神化、弄虚作假、自我膨胀等现象，几乎每天都在我们的耳边狂呼乱响，在看不见的“精神圈”里交锋。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一个外省人所具有的清醒，使我完成了这一非常敏感的命题。但一切并没有得到解释，我独自注视着潮水般涌向“文坛”的作家们，总想问问：你们能证明自己是作家吗？

坦白地说，尚崇龙是我交往十多年的朋友，以我的做人原则和文学批评的态度，唐突地给他做序，心里觉得不妥。但是我不能拒绝他对文学的虔诚，尽管人性的分裂和异化，令人震惊，我喜欢他作品的风格、时代气质和行动的魅力，而他的写作本身，还没有陈腐，自有警觉的规律，用不着那些“名家们”指手划脚，或指桑骂槐。

想着这些事，就写了这么多。这不过是我对尚崇龙的理解。

目 录

序

1 你好,星星峡

3 在额尔齐斯河上

7 在中国的“死海”里游泳

11 青湖水,青湖美

14 瑶池,一个美丽的传说

17 空山清泉石上流

20 亦真亦幻魔鬼城

24 乌伦古湖,让我把你当作海

28 湖光山色喀纳斯

33 克兰河,白桦林

36 山的脸谱

39 温泉的天空

43 六月美景秀天山

47 去帕米尔的路上

51 中巴界碑

54 冰山环抱的石头城

57 沙漠中的达瓦昆湖

60 博湖,母亲的乳

- 63 当我看见塔里木河
67 一个被遗忘的湖
70 看不见的河流
72 骆驼山上高峰
75 穿越哈日图热格河谷
78 碱沟小记
80 在阿图什逛巴扎
82 和田玉石一条街
85 在南口过塔里木河大桥
88 库尔勒,我的眼里只有你
92 在焉耆听秦音
95 走进喀什噶尔
-

- 98 大风掠过阿拉山口
101 雨中登红山
104 热水泉子两日夜
108 鸟鸣唤醒我的梦
111 写不尽的尉犁
115 阿尔金山很遥远
119 喀拉库勒的风景
122 草原上留下了美妙的琴声
125 绿色奇台

- 129 泪洒中哈边界线
133 梦中的城市
136 站在一座桥上
138 奎屯, 奎屯
140 秋登红山
143 醉在和静
146 阿图什, 一个陌生的地方
149 吐鲁番并不沉静的夏夜
152 我的快感在沙漠驰骋
156 啊, 克拉玛依
160 从石门子岩画想象先人们的生活
162 和田话农桑
-

- 165 泥火山下的独山子
168 在吐鲁番寻古
172 走进一个没有人的城堡
175 欲把米兰当楼兰
179 蒲昌古城
181 在克孜尔读石窟艺术
183 天山深处藏古刹
186 大唐北庭都护府
189 博尔塔拉随笔

- 195 徜徉在伊宁大街
198 巴里坤的墙
201 柳树挡住大漠月
206 走向山野
209 好一片金银川
212 新疆的榆树
214 迷人的英吉沙小刀
216 经受火的考验
219 军人与犁的随想
222 朋友送我一片风景
224 出嫁的热娜古丽
227 做客锡伯人家
231 托塔依的四川人
-

- 234 冰山上的税官
238 留在新疆的一位特殊战士
241 种树老人巴拉提·艾山
243 她从大漠走来
247 又见老万
250 天山上的小女孩
252 一位维族乡党委书记
255 我的库尔勒兄弟
259 擦皮鞋的朋友
261 家住南湖
263 后记

你好，星星峡

星星峡到底是一条怎样的峡谷，就像我每次经过它都在睡梦中一样，一觉醒来却是哈密，星星峡只是一个梦。但是我还是想问候一声：星星峡，你好！

星星峡没有大峡谷，星星峡没有湍急的河流，星星峡没有一棵树木，也没有青青的小草，这里只有戈壁的风和石头。风刮过之后，石头在戈壁滩上唱着低沉的歌。星星峡是一个镇子，它是西出阳关进入新疆第一个有人烟的地方。当它第一次出现在你的眼前，那分明是电影里曾经出现过的无数镜头，孤寂的镇子释放着无力的炊烟，飘到了天空什么也看不见了，偶尔能看见有几辆卡车的司机在镇子里走动，吃过哪家拌面之后，车徐徐开走，下一个司机又徐徐开来。如果说星星峡是一个小村落可能更确切，沿着国道有两排房子，二十来米长的街道，不进房子很难见到镇子里的人。在司机们的眼里，它可能是路标，也是喘喘气歇歇脚吃饭的地方。

我知道自古以来有很多人从这里走过，后人还得从这里走过，它就像一个梦的驿站，把古今连在了一起。而当我第一次到达星星峡，那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年头，岁月把我的梦拉得很长。首先声明，我不是一个过客，只是一名记者为了一次采访，但我在去星星峡的路上见到了独行者的身影，一个孤独的村落与一个形单影只的行人，让我想起古人那句话：西出阳关无故人。我仔细看了

出发时的站牌，从哈密到星星峡210公里，这段路程几乎都是戈壁滩，虽有“苦水”等几个有名字的地方，却不见一个人类，而从星星峡到酒泉，还有400多公里，除了柳园外，也大多无人烟。星星峡却有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这是汽车进入新疆的一条主要通道，车多就显得镇子有了生机，许多过路车只是打一下喇叭，以示问候：你好，星星峡！

站在星星峡两边小山包被废弃的炮楼上，好像有一阵远处传来的马嘶声，偶尔有几声冷枪，要打破这戈壁的宁静。我的眼前是一位疲惫不堪的将军，他带领了400人马刚刚躲过敌人的追赶，星星峡迎接了这位将军。这一切却是真的，但我想象不出它是发生在星星峡这个地方，炮楼的山脚下有一座不高的纪念碑可以作证，它发生的确切年代是1937年。当那位将军后来成为了国家领导人，星星峡着实让我感到震惊。我从镇子走向山包，再从山包走向镇子，经过这座纪念碑时，伫立许久。星星峡无声地望着我，我却惊讶地望着星星峡。这是一个太小的镇子，至今也就只有几十口人，没有物产，没有特产，唯一的经济来源是靠餐饮，连吃水都得到200公里以外的哈密去拉，但是它接纳了一位将军。其实从古到今，这个关隘迎接过的不只是一位将军，它给许许多多的人都留下了尘封记忆。

离开星星峡，我把记忆的船停泊在戈壁滩上，寒风凝固成岁月的诗行，许多文人墨客、边官武将、匆匆行人在我的记忆里就像风一闪而过，而唯独这个小镇，是我记忆中的驿站，经过两个多小时，一阵小睡过后又是哈密。

在额尔齐斯河上

额尔齐斯河汹涌的波浪像草原上奔腾的野马，信马由缰，那激昂澎湃的涛声犹如马的嘶鸣。这是一条流向北方的河，当她注入北冰洋时，国人看不见，她像出塞北国的王昭君，做了大河向东流的叛逆，一去而不回。仅这一点，我欣赏她的个性，当众多的河流成为母亲河，成为华夏儿女的乳液，她却默默地向北，一直向北。水草丰茂的边界线目送着她远去的身影，像母亲眼望着出嫁的女儿。

这里是中国最为西北的一条边界线，白桦林、红柳林以及密不透风的植被把这条河隐藏在两个邻邦之间。还记得那遥远的白房子，那个叫做北湾的地方，那个从清朝到民国一直守卫在边防哨所的马镰刀，每次读作家高建群作品都让我激动不已，我知道自己走在了马镰刀站过岗的地方，也是作家高建群曾经站过岗的地方。尽管这是一块一直人迹罕至的地区，却因为有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军人，它终于在上个世纪末明确划归祖国的版图。青青的白桦林默默地铭记着这一切，滔滔的额尔齐斯河俨然是一道跨越不了的界碑。

那是一个六月天的早晨，我们一行顺利渡船越过了额尔齐斯河，雪白的浪花唱起欢乐的歌，其实那仅仅是为了一次体验。我从小是在河边长大的，故乡的河无数次地出现在我的梦里，可是当我面对额尔齐斯河时，我感到那是一首澎湃着激情的乐奏。河的对面

是一支捕渔的团场连队，青一色的年轻人，他们的青春诗一般刻写在了额尔齐斯河上。据说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这里一网下去可以捞六十吨鱼，春天是鱼的产卵季节，北冰洋里的鱼逆流而上，在北湾，鱼儿们以为到了它们该歇息的地方，于是，这里形成了鱼的天然产房。我的好奇不仅仅在这条河流上，自然还包括这里的鱼。那天，渔业连队专门做了一次捕鱼表演，一张很大的网顺着河流而下，两个渔业工人在不到300米的地方收网了，大家一阵兴奋，连鞋子都来不及脱，趟进河里一起拉网，真正体验了一下额尔齐斯河上渔夫的生活。那时，蓝蓝的天空上没有一丝云彩，静静地北湾除了河水的波涛之声，只有那一望无际的绿色，河水蟒蛇一般在蜿蜒而行。喜悦来自额尔齐斯河，来自于捕鱼的收获，鲟鱼、鲤鱼、鲈鱼，还有我叫不上名字的鱼，渔业工人们说以前他们还可以捕到青黄鱼，这种鱼价钱很高，一公斤可以卖几百元，可是现在捕不到了。我没有见过青黄鱼，想象就是俄罗斯鲟鱼，它应该和中华鲟一样得到保护的，但是，还保护什么，现在连鱼的影子都没了。尽管额尔齐斯河至今还是一条无污染的河流，她的清澈，她的碧浪，她的每一秒流速都让我眼睛发亮，然而，这条河少了一个鱼的种系，就像这条河失掉了一个孩子，那正是母亲的心头肉。额尔齐斯河汹涌的浪潮那是她的愤怒吗？天知地知，可是为什么唤醒不了人们贪食的欲望？当我走进额尔齐斯河，我一直在为这条美丽的河流祈祷。在中国还有哪些河流没有被污染？又有哪条河能像额尔齐斯河一样让人少一些担心？

此时，一阵呼啸的风撕扯了我思绪，绿色的河岸上传来暴雨到来的阵响，树木在狂舞，不知从哪儿到来的蚊子疯狂地咬人。刚才还瓦蓝的天空，此时阴云密布，雷声震破天地。我们以百米的速度

向渔业连队的帐篷跑去，结果还是被淋成了落汤鸡。雨中的蚊子就像蜜蜂，见人就往身上贴，躲进帐篷的蚊子来回飞，而且越打越多，连队工人为我们手上脸上都抹了蚊油，蚊子竟能隔着衣服叮人。我实在坐不住，就站起来，尽可能不到雨里，但是雨下了快一个小时还不停。司机着急了，他害怕额尔齐斯河发洪水，因为车就在对面的河岸上，躲雨事小，车若被冲走那事就大了。我们过来时，大家坐在一条船上，此刻船舱已经下满了雨水，我和司机下到船上一桶一桶把水往外舀，舀得船舱见底时，船老大说那就分两批过吧，下雨渡河太危险。我们四个人先上船，雨打得人几乎睁不开眼睛，河水依然在泛着波浪。本来这次渡船就提心吊胆，谁知到了河中央，柴油机突然熄火，船老大怎么也无法在短时间修好，船只好顺河而漂，其实再有50米就出国了，也许到那时，我们真成了非法偷渡者，生命能否保住也很难说，不过到了关键时刻年长几岁就是不一样，当我们绝望之时，老大哥杨克勤让大家不要慌，前方拐弯处有一棵柳树，只要大家身子统一倾斜，抓住柳树就有了希望。这是一种望梅止渴的启发，我们终于成功了，抓住柳树，船靠了岸。船老大修好了船，再去接第二批人。

为了躲避蚊子，我们飞快地上了车，不想车门刚打开，蚊子立刻又像蜜蜂一样忽地进了车厢，每人只好脱下衣服拚命往外赶，可是车门不关只能越赶越多，关上车门进来的蚊子又赶不出去，看来人蚊大战怎么躲也躲不过去。车在泥泞的河滩上一动也不动，大家只有一个愿望，把车赶紧推出去，我们在后面推，司机却被蚊子叮得乱打方向盘，直到第二批人上岸，我才感到像见了救星一般。那一刻，我一手推车，一手抹脸上的雨水，而脖子上就像一群蜂在筑着巢，让人奇痒难忍。我用右手狠狠地抓了一把，结果抓了一把蚊

子，血几乎染红了我的手。车推出河滩的一刹那，我们几个小伙子就像受了惊的牛，在额尔齐斯河上歇斯底里狂跳狂喊，等安静下来，发现每个人的脸都变了形，新华社记者当场发起高烧，他们数我的脸上已鼓起了43个包。这是我一生见到最多的蚊子。当我们走出额尔齐斯河，太阳已经高高地悬挂在空中，滔滔的河水就像什么也没发生。

后来才听当地人讲，北湾是世界四大蚊区之一，多年来，中苏对峙，边民互不来往，密密麻麻的林木，丰厚的水草使这里成了蚊子的乐园。至今驻守在北湾边防站的战士们依然住在白房子，蚊子便成了他们的陪伴。当然，这里最多的边民是兵团人，他们出去干活必须带蚊罩，罩上还得抹上柴油。一件有趣的事，据当地人讲，北湾这地方除了蚊子，还有一种叫小咬的虫子，它们能把乌鸦咬得从天空掉下来，苍蝇也被这些蚊子和小咬给消灭光了。我一想，这是不是也是一种食物链呢？望着奔腾的河水，踏上真正属于我们的土地，尽管经受了一场与蚊子的大战，但是，我的心里竟是那样地踏实。

在额尔齐斯河上，我被这奇异的风光、奇异的生物链惊呆了。但是，我还是要敬佩这些守卫边防的军人和兵团人。其实，他们长年都在作战，冬天和寒冷，夏天和蚊虫。额尔齐斯河可以作证，白桦林也可以作证。在新疆，我去过许多边防线上采访，孤独、寂寞、远离城市，那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每到一个边防站，战士们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尽管那里有着美丽的风景，但谁也摆脱不了孤独。

大河向北流，天上的星星像北斗。额尔齐斯河，一条向北流的大河啊！

在中国的“死海”里游泳

有一篇文章叫《死海不死》，写的就是世界第一低地——死海，据说在死海里游泳，即使从来不会游泳的人也会成为死海里的游泳高手，因为死海里的水根本就淹不死人，它里面含有密度很大的盐分，所以人在死海游泳，一点不用担心会把你沉下去。那可是书里说的，中国人能有几个人去中东一游，真正体味一下在死海里游泳的乐趣？

忽然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群中国人在水里无拘无束地游泳，就连小孩也敢在水里一漂，广告中说那是中国的“死海”，我以为又是那个商家在搞炒作，最后一看，那不是乌鲁木齐的盐湖吗？平时，从乌鲁木齐到世界第二低地吐鲁番不知路过了多少次，柴窝堡湖、盐湖对我来说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前者是乌鲁木齐这座二百多万人城市的饮用水的生命之源，是刚刚开发的一个新的水源地，后者是人们每天必食的盐的产地，这是人们家喻户晓的。但是，谁也不会想到有一天盐湖摇身一变，竟成了中国的“死海”。不知这是人的醒悟，还是人富思变？湖还是那个湖，多少年来，淘盐的工人在湖边的盐池里把雪白的盐淘洗上岸，再经过盐湖化工厂加工，就是人们常吃的食盐了。那大片的湖面就像戈壁滩上的一面镜子，它照映着天山，使乌鲁木齐这座城市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灵气。

不过，我还是想到盐湖去看一看，想去体验“死海不死”的滋